



□孙葆元

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，是一组同学聚会的照片，极郑重，雅室内还挂着条幅，写着某期某班同学聚会的字样。再看照片，全是大叔大妈，形同路人，全不认识。就发去一个问号，朋友明白我的意思，一一标注姓名，照片上的人物就在我眼前活动起来，全是少年时的模样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知交虽未零落，但是已成故交，存在心底，又在心底泛黄，一旦激活，便浮想联翩。我发去一条回复：若在马路上相撞，绝不会相识！别人的脸是自己的镜子，都是同龄人，看到别人老了，其实你早告别了青春。

浮想起来的当然是往事。照片里有一位老弟，冬天总穿一件棉制服御寒，那式样很特别，是把中山装填上棉絮，算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装。那件棉衣是粗蓝布的面料，棉花夹在里边打滚，就滚成了一个一个的蛋，像老鼠下了崽子，一窝一窝地起哄。棉衣穿到他身上变成了袍子，下摆盖住膝盖，袖口挽起来，便看到了里子，里子竟是花布的。他穿着这身“道袍”滴溜银铛，一上体育课，“风采”尽出。他不是跑操，是在耍龙套，只见一件棉衣如风筝擦地飞舞，他因此被同学授予“地风筝”的外号。这件棉衣是他爸爸的，他穿了四年，从三年级穿到小学毕业，那下摆才长到膝盖以上。“地风筝”整天家长里短，开口就是大妈如何、小妈如何。那时小小的我们听得好奇，他怎么有两个妈？就回去问母亲，母亲训斥说：心无旁骛，不许打听别人的家事！

人的天性是比，也可以说人是在比较中成长的，但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比法，比法的差异决定着人生的走向。如今这群老人，少年时随性，大家都一样穿得破烂，只有衣服的合体，没有衣衫的光鲜；吃一样的粗食，连吃个鸡蛋都算美食；能够比的就是学习成绩。那个时代人人上进，思报国国家，从没想过自己的命运。如今这些人坐在酒桌旁把酒言欢，命运是时代赋予的，比较也多是纵向比、今昔比，这样的比，心平气和。

人要真实地活着，所谓真实就是说实话、做实事。低处赏流水潺潺，无处不生花；高处观流云飞渡，风暴也坦然。所有的级别职位是责任所在，衣着配饰是品格赋予，行车住宅价值等身。世上流行一句老话，叫“身外之物”，是讲除了自己的肉身，其他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看似透彻，其实虚无。它的虚无就在于模糊了物质与人的关系，误导人生。人是生活在物质中的，物华随身，才是真性情的世界。创造物质是正义，享有物质显公平，才督促人们产生无穷的创造精神。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动力。正确的物质观彰显着现存的社会，而不是一己之有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个“带来”与“带去”就成了消极的人生观。然而，物质世界最容易

产生横向比。比是人生永恒的生活内容，没有比，世界就失去了动力。横向比是竞争，是超越，是不甘落后，这是大境界；还有一种横向比，比奢华，比排场，比出人头地，说到底是一种蜗牛道场。竞比与攀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比，差异在于价值观的高下。具体一点说，攀比其实是人生的虚名与装潢，虽然五光十色，但是立足点不高，着眼点自私，不是本真的人生。

攀比是意识里的狭隘症，督导人演绎出粉饰的人生，粉墨登场，些风微雨就会冲掉脸上的粉妆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极端自我的比蔓延开来，侵蚀着孩子们的心田。如今孩子的心思多横向比，比上了什么课外班，比父母的地位，比接送自己的车辆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。课堂之外就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。有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，离婚时儿子小筑尚咿呀学语，爷爷奶奶寻死觅活地争夺，遂判给父亲抚养。小筑被爷爷奶奶带到乡下，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母亲已经另组家庭，考虑到小筑的学习环境并不好，就建议把他接到城里来读书。难得的是这个建议得到新任丈夫的赞成。于是小筑来到城市，在亲爸和亲妈两个家庭之间穿梭，一场横向比就无端降落到他的头上。同学们比穿戴的牌子，比电子玩具，比父母的职业，比乘坐的车辆，甚至比所住楼盘的贵贱，一切有价商品皆在比较之列。小筑无法与人匹敌，一急之下一句话脱口而出：我有两个爸爸，你们有吗？众同学哑口无言。

童言无忌，童言亦无知。恰好小筑的“豪言壮语”让班主任听到，她严厉批评孩子们的狂妄自大，又暗自叹息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。价值观来自潜移默化，商品社会是讲价值的社会，物质价值与社会价值在一些人群中混淆了。听完这位班主任的叙说，我想到了“地风筝”。当年他没有夸饰自己的两个母亲，亦没有为此自卑，平平实实叙述着自己的家事，那一定是一个曾经殷实又破落了的家庭，他肯定想甩掉那件不伦不类的破棉袄，换上一件合体的衣服，他活得太另类了。这一生他孝敬着两位母亲，先下乡当知青，再返城当工人，识时务适潮流，最大的聪明是不与人比，活出了人生的真实。小筑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否能记起童年时他与同学的这场比？家庭不应该是他的阴影，树立正确的竞争观才是成长的动力。

为人务真，真性情、真操守、真作为、真担当，这是做人的勇气；真正的人生是充满精气神的人生，淡然、恬适、坦荡，把一些虚名置之度外。有些人永远活在虚幻中，摆弄名头，用无数光鲜的冠冕装饰自己，始终活在灿烂的光影里。又想起“身外之物”那句话，这种光鲜才是身外之物，甚至抵不住一夕落日。人要归真，回归本真是一条艰难的路，在这条路上不断甩掉虚饰，才是真我。

【读史札记】

## 夏日说游泳

□郑学富

奥运会上，泳池中的健儿们奋力向前，争夺着奖牌与荣誉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炎热酷暑，游泳也不失为纳凉的一种好方式。在古代，游泳最早用于生产生活中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斗争手段和体育竞赛活动。

游泳一词最早出现于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浅矣，泳之游之。”意思是遇到水深的地方，过河就用筏和船；河水清且浅，就游泳到对岸。可见，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就有了游泳、渡河、捉鱼必不可少。《庄子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天，孔子和他的学生看到瀑布从30仞的高处飞流而下，水流湍急，就是鱼鳖也不敢在此停留，可是居然有一个汉子在潭中自由自在地游泳，然后轻松地跳上岸来，披散着头发，大声地唱着歌。这个人告诉孔子，他游泳的窍门就在于掌握了水流的规律，因此，即使在激流中也可以轻松自如地游泳。宋人苏东坡在《日喻》中认为，南方人之所以会游泳潜水，是因为“日与水居也”，长期生活在水边，“七岁而能涉，十岁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没矣”，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，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，是“得于水之道者”。

在古代，游泳还是一项军事技能。兵书《六韬·奇兵篇》就把“越深水，渡江河”称为“奇技”。公元前660年，齐桓公“北举事于孤竹离支(春秋时小国，现河北境内)”，又怕精通水性的越国(现扬州境内)水军乘虚偷袭，决定做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，在丞相管仲的指挥下，特意修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水池让士兵练习游泳，能游的赏给千金，不能游的则罚交千金。这一招非常有效，士兵们个个努力学习游泳，后来在越军来犯时，齐国已训练出五万水军，果然大破越军。而在《水浒传》中，八百里水泊梁山，起义军靠水军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官军。水军头领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自幼生长在济州府石碣村，常年与水打交道，水性极好。南宋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和元朝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对阮氏三兄弟均有记载。兄弟三人梁山泊里驾舟踏浪，先打败何涛，再战败高俅，水中的功夫令梁山好汉们刮目相看。还有“浪里白条”张顺，水上的功夫更是了得。《水浒传》

给张顺设计了一段精彩亮相：“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；那水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脐下；摆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看的人个个喝彩。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”

由于游泳技能有着广泛的用途，由生产生活、军事需要渐渐发展成为一项体育活动。汉代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中就有关于游泳技巧的记载：“游者以足蹶，以手桡，不得其数，愈蹶愈败，及其能游者，非手足者矣。”汉魏时已有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的习俗。唐代赵璘的《因话录》记载了洪州(今南昌)一个身手不凡的跳水家曹赞，能在百尺高的木桩上跳入水中，然后在水面上正襟危坐，悠然自得，犹如坐在席子上一样，令人称奇不已。宋代，水上运动更是成为一种表演艺术，其中一个表演项目名为“水秋千”，就是在大船上立一个高大的秋千，表演者在秋千荡到与秋千架一样高的瞬间从高空下一个跟头跳下来，扎入水中，犹如现在的跳水运动。唐宋时，每年端午节在钱塘江观潮之际都会举行游泳比赛。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：“吴儿善泅者数百，皆披发文身，手持十幅大彩旗，争先鼓勇，溯迎而上，出没于鲸波万仞中，腾身百变，而旗尾略不沾湿，以此夸能。”也有胆大之人以弄潮作为游戏。唐代诗人李益《江南曲》有“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”之诗句。《梦梁录》记载：“不惜性命之徒，以大彩旗，或小清凉伞、红绿小伞儿，各系绣色缎子满竿，伺潮出海门，百十为群，执旗泅水上，以伍子胥弄潮之戏，或有手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。”

许多古代文人都喜爱游泳，且在诗句中留下记录。宋代诗人李处权在《钓台》诗中曰：“先生志丘壑，溪山助幽兴。持竿聊尔尔，至乐在游泳。”他把游泳视为“至乐”，可见其对游泳的酷爱。南宋文天祥喜欢在水里游泳纳凉，他游泳与众不同，高妙之处就是不局限于一些游泳技巧，跳水难度的表演，而是在江河之上谈笑风生，对弈夺将。每到暑天，他都要约上象棋高手周子善，在溪水中游泳，并“于水面以意为枰，行奔决胜负，愈久愈乐，忘日早暮”。文天祥和周子善在清流之中沉浮出没、翻转回旋，用水面作棋盘，全凭意象，跳起了盲棋。楚河汉界，跳马走车，架炮拱卒，厮杀起来。一边游泳，一边对弈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